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4 批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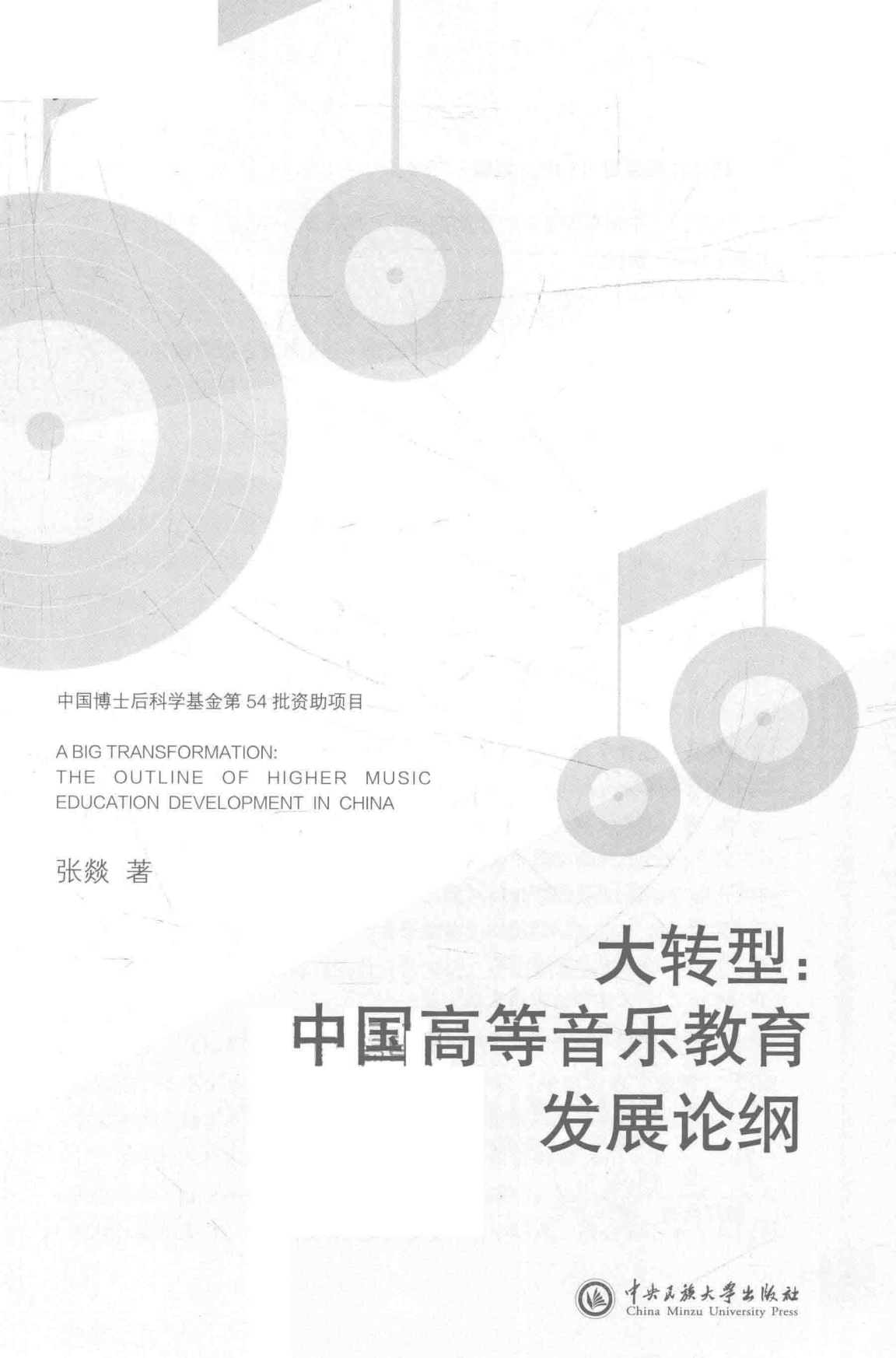
A BIG TRANSFORMATION:
THE OUTLINE OF HIGHER MU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张燚 著

大转型： 中国高等音乐教育 发展论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4 批资助项目

A BIG TRANSFORMATION:
THE OUTLINE OF HIGHER MU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张燚 著

大转型： 中国高等音乐教育 发展论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转型：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论纲 / 张燧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660-1400-9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高等教育—音乐教育—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J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3169 号

大转型：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论纲

作 者 张 燧

责任编辑 周雅丽

责任校对 杜星宇

封面设计 舒刚卫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400-9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何敢怠慢

张燚是我的博士后合作伙伴，本书是他在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博士后工作站的出站报告。报告原名“创意经济时代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最终定名为《大转型：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论纲》，乃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正处在改革发展的重要关头，必须转型，并且是“大转型”。我国的音乐院系和其他院系一样（或许更为严重），都有过大扩招的历程。我国的大学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迅速走过大众教育阶段，如今正在进入普及教育阶段。遗憾的是，音乐院系和其他院系一样（或许更为严重），一直在延续原有模型，并没有经历过大众教育阶段的改革，如今却不得不应对普及教育阶段的挑战。

第二，在写作过程中，张燚博士以问题为导向，虽以创意经济为立足点，却逐渐跨越了边界，全面关注音乐院系社会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在本书中，还能看到他从“美学转型”“幽默”甚至“虚假科研”这样的敏感角度来感受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这当然是有现实意义的，我没有道理不认可。

第三，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没有一本书能够提供现成答案。本书也重在揭示，唤起注意，所以它只是简略的“论纲”。期待有更多的人踏在此书之上，提出更为深入的命题和详尽的解决方案。

本书作为出站报告进行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并不统一。不统一的地方并不在其价值，而是某些观点的“大胆”。我把这当作好事。人人都能认同的观点，大概也缺乏创造之处。书中观点，重要的不是专家能否

认可，而是通过实践检验是否有正面促进作用。

与本书给我的印象不同，张燚给我的印象是低调、谦和。在张燚的文章中，却每每见出赤子之心，甚至因在《音乐周报》《音乐与表演》等报刊发表的系列针砭时弊之文在音乐教育界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为人低调谦和，为文“不计后果”，这种“表里不一”，我觉得在当前是很缺乏的。

本人浅薄观感中，音乐院系于创意经济方面的表现并不能让人满意。在育人方面，音乐院系的表现又如何呢？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我们经常追问。其实，面临重重问题的不独高等音乐教育，其他层次的教育、其他学科的教育亦存在深深危机。莺歌燕舞于事无补，专做高蹈文章亦难说合道。学术当有两翼，一翼追求知识，一翼改善实践，知识亦来自实践并能指导实践。目前追求知识或者假装追求知识的“高级学术”多了，勇于改善实践的学术少了。我乐见与我合作的博士后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

当然，我们不能幻想此书是一声惊雷，从此春雨润酥、形势大好。《大转型：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论纲》如果能成为一个炮仗，引起警觉，也是好的。在最低层次上，我们也是在尽自己一份心、努自己一把力、给自己一个交代。

《易经》曰：“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人类发展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发展，文化发展中最重要 的支撑是教育。每念及此，何敢怠慢！

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学部长
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范周

自序：再不转，就晚了

我热爱音乐教育。

1994年年底，我来到安阳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系（现在的安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专业辅导班学习，从此展开了与高等音乐教育的不解之缘。1995年秋天，我再到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预科班”，一年之后考入河南大学音乐教育系。2000年毕业，我经过一年的高中音乐教师生涯，奔赴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04年，我在南昌大学音乐表演系任教。2007年，我又赴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10年毕业后于河南理工大学音乐学院工作……

不过，我对音乐教育并不能毫无保留地欣赏起来。

从1994年第一次亲密接触高等音乐教育，如今我已经浸淫其中为学业二十余载。但是你让我数出它的变化，我还真的要说“sorry”，真的一时想不起来，“文凭越来越贬值”算不算？

有教育学者说，“由于语境问题，中国的写作者经常会遭遇三个问题的纠缠：一是写还是不写，二是能不能写，三是写了有什么用”^①。我写博士学位论文时还很天真想给“相关部门”提供参考，到了博士后出站报告，我想，其最大的价值并不是于人有用，而是告慰自己。音乐教育可以不理我，但我不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丧失思考能力的音乐教育工作者。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急遽变化的世界。

天在变。全球升温，臭氧空洞，雾霾弥漫……

地在变。饮水危机，土壤污染，荒漠侵蚀，高楼林立……

^① 杨林柯：《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教师博览，<http://www.haokoo.com/gaokao/3425012.html>，2015年5月23日。

人更在变。工具是人体的延伸，媒体是人体的延伸，在一个工具及媒体大发展的时代，人已经被重新改组。汽车、火车、飞机是脚的延伸，远方不再是符号而就是生活；电脑、手机（随身听早被淘汰）是大脑与视听器官的延伸，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早已由人际变成人机、由被动变成主动……

音乐接受者变了；音乐传播方式变了；音乐存在方式变了；社会要求音乐发挥的作用也变了。至少，音乐专业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就业难已经是面前的现实问题。我不愿假装一切都没变。我还热爱音乐教育。

艺术，本身就是创意、创新精神的感性形式显现。艺术教育都不想创意、不去创新，情何以堪？艺术的奇思妙想无法在音乐教育中显现，那么这样的音乐教育必定是失败的音乐教育。

至于本书的粗浅文字，是我二十多年来在音乐教育圈观察、交流、思考和摸爬滚打的结果，伴随焦虑、心疼以及窃喜。它谈不上完善、深刻，这里之所以迫不及待端上来，是因为着急，是因为形势迫人，不吐不快。有些文字还有犯主流观点，不过也要承认大多非笔者首创：大家不公开发表意见，不等于私下交流时没有意见。

本书带有个人化和口语化特征。人文研究应允许存在人格化的一维，带有温度，试图散发魅力，而不是都假装成科学和精准。本书的章节安排，以及节内的结构安排，并不纯粹遵照学术逻辑，而是突出问题意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本书缺点明显，比如数据不够精确，却也是从自身亲历的判断；本书叙事多是宏观和中观，某些言论不免简单粗暴，本人能保证的只是真诚……如果有专家认为这不是学术，那么好吧，这就是散记，就是一个人的呓语。

我却认为，这是动了多方的奶酪也将使自己丢了奶酪的一本书，它的出版，是我今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即便本书仅仅是在讨论可被讨论的部分。

忍不住想起徐友渔的一个比喻：我们的学术就像拿显微镜在研究大街上的人打架。^①我们貌似学术实则无效，并拒人于千里之外。面前的问题

① 刘天时：《徐友渔：关注平等与公正》，载《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21期。

能闪瞎双眼，我辈只需有一颗平常心以及一点常识。

更忍不住要推荐徐贲的短文《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它给我力量。之前我从未见到这样的对学术的看法：言简意赅，见识卓越。

学术是为发现新知识并将获得的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事务参与的手段。学术的理想与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尊严，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独立、创制。当学术无法帮助教育或其他公共事务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目标时，甚至不再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表现它的社会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时，原本社会性的学术变成所谓的“纯学术”，要是学术对此麻木不仁甚至沾沾自喜、自夸自赞，那么学术一定是出了问题。……学术陷入“纯学术”是不正义的，学术本身就是一种积极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世界、共同增进社会正义的方式。^①

本书完成后我曾拿给同样从事高等音乐教育工作的妻子看。她说，你这不是要砸我们的饭碗吗？我说，我没能力砸谁的饭碗，砸饭碗的是时代，是市场。我是在为我们找饭碗。

当我们面对问题，问题就减少一半。当我们逃避问题，问题就增加十倍。如果学术以及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意识形态再生产，那么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

我愿意在忐忑中出版这些文字。因为，再不说，就晚了。

^① 徐贲：《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载《东方早报》2011年8月17日，B1版。

内容简介

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新的思路。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后期，早走过卖方市场阶段，并面临着创意经济时代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音乐院系转型需要深刻理解时代趋势，预判音乐的前途和未来的需求，以“蓝海战略”适应市场的多变性。音乐院系必须克服思维定式以促成音乐教育变革，拓展自身的外部联系，并注重音乐的周边支持；音乐院系还要走出“专业误区”，鼓励学科交叉，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并警惕“科研为本”对教育的危害。

音乐教师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来提高教学能力，从自然教学走到自觉教学；音乐教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并发挥自身优势，以“社会表演学”的理念与方法优化教学；音乐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相比，还应该尤其重视“形式”的价值。

学校要认识到，学生才是学校的目的；学生则要理解，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信息技术为学生自学提供了强大工具，社团则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优良载体。音乐院系的大学生当然需要提高音乐能力，但要了解音乐的类型不只有一种，提升乐感也有多种途径。

高等音乐教育的转型离不开课程创新。当前学校亟须摒弃计划经济的标准课程观，建设弹性课程体系；根据时代提出的新命题优化课程设置，丰富课程形式，提高选修课的分量；音乐院系则要合并专业必修课程，改进专业选修课程，增加社会应用课程，并重新认识和开发隐性课程。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高等音乐教育的现实处境	7
第一节 关键概念	7
第二节 基本状况	12
第三节 音乐美学的转型	16
第四节 深陷“红海”	23
第二章 高等音乐教育的出路	28
第一节 从“红海”眺望“蓝海”	28
第二节 音乐的前途	34
第三节 学生的“入口”和“出路”	40
第四节 探索“蓝海”	47
第五节 为流行音乐一辩	54
第三章 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策略	63
第一节 面对现实	63
第二节 为音乐提供周边支持	73
第三节 提升综合素质：以声乐专业为例的探讨	81
第四节 走出“专业”误区	88
第五节 莫使科研伤教育	99

第四章 教学变革	109
第一节 教学是需要学习的	110
第二节 教学方式与方法	119
第三节 信息时代必须利用信息技术	128
第四节 社会表演学在教学中的应用	135
第五节 注重内容，也注重形式	142
第五章 学生发展	152
第一节 学生才是学校的目的	153
第二节 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	158
第三节 发展学生社团	165
第四节 提高音乐能力	177
第六章 课程创新	184
第一节 建设弹性课程体系	184
第二节 优化课程设置	194
第三节 音乐院系的课程创新	205
第四节 认识和开发隐性课程	213
结 论	222
参考文献	224
附 录	230
致 谢	233

引言

一

口头上都坚持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本能上都在以经验的眼光看问题。这就是教育危机的所在，这就是高等音乐教育危机的所在。

二

不要说中国的专业音乐学院或者综合大学中的音乐院系，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国内分数线最高的学校都在面临转型危机；不要说本就备受诟病的“中国大学”^①，即便是哈佛、麻省理工这样的世界名校都在面临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危机。《中国还有教育吗？》，这是《教育参考》杂志主编吴国平一篇文章的题目。^②是啊，虽然国内各级教师都负担有“科研”的任务，虽然教育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在校学生人数差不多等于整个美国的人数，但落到实处，我们在弄的，是教育吗？

这是个问题。

① 可搜索《大学是间坏公司》《郑也夫：大学是净土？胡扯》等文章。

② 吴国平：《中国还有教育吗？》，载《教育参考》2005年第6期。

那么，在大学中居于边缘的音乐教育，还能怎样？

三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进入信息时代，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只有短短数年，并呈现加速趋势。在人文学科，艺术的换代更为显著，因为艺术本就注重创新；在艺术领域，音乐的更新即便不是最快，却也是瞬息万变。受众的口味在变，音乐不得不随机应变；全球文化都在以加速度发展，音乐不能停步不前。

进入电气时代（工业 2.0 时代）以来，音乐的形态及存在、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接受音乐的方式以及接受的音乐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简而言之，我们的高等音乐教育正在面临四重危机：（1）精英教育模式遭遇大众教育阶段的危机；（2）前现代教育方式遭遇后现代社会形态的危机；（3）教学专业固化取向遭遇互联网时代即时变化社会结构的危机；（4）计划性培养人才遭遇市场选择的危机。

在这么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音乐教育必须做出调整。

是的，眼下音乐学院的日子还不错，所作所为被社会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也无所谓——反正下有生源（音乐专业分数线和文化分数线都极容易达标），上有政府拨款。

但是，如果音乐学院再这样端着架子，就必然在“温水煮青蛙”的故事中成为主角。

如果有一天，当一纸公文飘落而下，人们会不会学习文件精神后惶恐地想：怎么没有一点先兆？

先兆一直都在，并且就在我你身边，只是那时的文件不曾告诉人们。那时的人们志得意满，懒得理会任何变化。

洗牌时间早已来到，只是文件没有告诉人们而已；即便文件告诉人们了，人们也可以装作例外。

四

2013年10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育部教学司〔2013〕13号文件),通知第二条的标题是“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成绩要求”。

2014年10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最近几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名单,音乐、表演、播音主持等艺术学科成为重灾区。就音乐专业来说,这里既有疯狂扩招的缘故,更有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陈旧带来的后果。

2015年1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做好2015年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15〕1号文件),再次强调“要综合考虑高考文化成绩和艺术专业成绩”“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成绩要求”……

同时,普通专业的分数线却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河南艺术类本科录取率35.35%,普通本科录取率为44%”^①。曾经的高考“艺术捷径”,正在土崩瓦解。

2015年,全国艺术高考报名人数83万,同比下降17%。^②音乐专业的大学生早已从傲慢的卖方市场转到奔波的买方市场,眼下高校音乐院系则正在从傲慢的卖方市场迅速转到奔波的买方市场的路上。

五

必须正视高等音乐教育面临的危机。很多人很“心灵鸡汤”地把“危机”理解为“危险与机会”,但“机”的意思并不是“机会”,而是“关

^① “2015年河南艺术类本科录取率35.35%,普通本科录取率为44%”,河南高考网, <http://www.xiekao.com/Html/art/17232276.html>, 2014年12月31日发布。

^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传媒大学项目组:《2015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道略音乐产业, <http://www.wtoutiao.com/p/Y28Ksl.html>, 2015年11月8日。

头”。危机，即“危急关头”。居安尚需思危，此情此景，真的不必那么乐观。

墨守成规，小车不倒只管推，能推到家里多少是多少，嘴上说变、精力却花在其他“更重要”方面……这就是高等教育包括高等音乐教育的现状。

世界不会因为你懒你傻或者你霸道就等着你或让着你。音乐不努力，还有科技；自己不努力，还有别人。凭什么认为网络冲击了街店冲击了银行冲击了出租车、垄断冲击了中国移动中国邮政，就是冲击不了音乐教育？凭什么认为还能够靠颁发文凭就过上好日子？

音乐院系已经度过了“艺考热”和奉命扩张的黄金十五年，迅速进入严酷的卖方市场。所以，即便是事业单位也没有用，必须提供新的服务：不仅是质量，还必须有体验，用互动、参与来增加黏性。想居高临下去教训市场，结果无一例外是被市场教训。

六

耗费珍贵的时间成本、青春成本接受高等教育，却可能让自己更愚蠢。难怪艺术界有人如此发声：“我这一代人的大学教育严重贬值，甚至是负值，已成型的审美趣味成为生存的障碍。”^①

教育危机一直存在，一直有人痛心疾首“再不改变就晚了”，为什么现在这句话才是“真的”？

“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这样的钱学森之问、“在大学学不了东西”这样的切肤之痛都没用，都不是“真”问题。他们忘记了中国大学的特点甚至不清楚其存在的真正目的。

本书对危机的判断基于以下两项现实：

第一，当学历贬值，找不到优质饭碗，教育（不是文凭）的真正价值就会凸显。即这是一个能力升值的时代。

第二，当学校招不到学生，一切都是空谈。其他学科的危机还可以缓

^① 徐皓峰：《观众不懂的话语权》，载《看电影》2013年1月（下），第123页。

上几年，音乐学科的危机已经被引爆。少数专业音乐学院如果不继续扩招还可以缓上几年，综合大学中音乐院系的招生危机在几年前已经发生。

即便人们得意于教育是“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的组织形态是“市场”，教育还能高傲几时？

国家不会帮忙。不是不想帮，是帮不过来。精英教育阶段还好，到了大众教育阶段，十年毕业 7000 万大学生，怎么帮？

2015 年，高等音乐教育文化分数线继续上调，危机叠加效应继续显现，到底哪一根稻草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不重要。

现实不是“润物细无声”，而是，就这么好像没有预兆似的撞到你的脸上……

“突然”的转型

2015 年 10 月 23 日，经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并通过，《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 号）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正式印发。（此时，本报告已经处于完稿修改阶段。一个月后，笔者则从某些年轻音乐教师那里听到了压力和疑问：怎么突然要转型？）

文件明确了高校面临的危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深刻变化，面对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由是，“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展理念，增强改革动力，强化评价引导，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被明确为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的指导思想。

那么，音乐院系是否属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虽然凡事不可

一概而论，但是很明显，大多数音乐院系、大多数音乐专业都处于“转型”之列。

2014年11月，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指出“师范、艺术、体育以及农林、水利、地矿、石油等”都属于行业背景突出、应用性突出的学科。音乐学科当然也属于“应用性”学科。

张大良还指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主动服务，所有的高校都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第二种是全面支撑，这一块高职高专的作用不是很大，主要由应用型本科学校在主动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支撑；第三种是创新引领，由国家重点大学以及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高校在做好主动服务、全面支撑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引领”^①。所以，即便是中央音乐学院这样的“国家重点大学”，也要“主动服务（还不见得有“全面支撑”的能力）经济社会发展”。

再则，“重点大学”中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具有“重点属性”。一些“重点大学”中的音乐院系一般都成立较晚，水平不高，在学校中属于小学科，处于边缘地位。至于“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高校”，也肯定不是依靠“音乐”来“有特色、高水平”。

最后，所有音乐院系，包括那些今天还可以高高在上的音乐学院，都需要重视“转型”，因为“部分地方普通高校”的现在，就是自己的未来。不要忘了问一问，一路走来都在听中专、高职高专、职业学院的转型，为什么现在普通本科也要转型？因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必然要求它注重应用。转型也需要时间，绝不是现在说“转型”就能很快转型——如果十年后发现自己也需要转型怎么办？比如，即便是最优秀的公立音乐学院现在开始重视应用型的流行音乐，20年后其教学成果也无法和一个私立的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校相比。

所以，不仅是“部分地方普通高校”（专科学校的转型更早），所有音乐院系都要仔细研读《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转变观念，结合自身情况，不拘一格“转应用”。

^① 李剑平：《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否认“高校转型说”》，载《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25日，03版。